

伊斯兰世界面临的内外挑战及未来走向

董漫远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关键词〕伊斯兰世界、挑战、分化、战略作用

〔提要〕伊斯兰世界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斯兰世界是否稳定，关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当前，伊斯兰世界面临经济全球化冲击和美国式“改造”的双重挤压。绝大多数国家既难适应，又难抗拒，动荡、分化、重组过程加快。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社会世俗化、文化宽容化、价值观多元化，虽面临诸种制约，但恐难阻挡，终将构成未来趋势。伊斯兰世界是一个庞大群体，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仍在发挥独特战略作用。

〔中图分类号〕D737.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05) 1 期 0022—06

〔完稿时间〕2004 年 11 月 20 日

一、伊斯兰世界面临严峻内外挑战

伊斯兰世界共有 57 个国家，^{〔1〕}总面积约 3214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 13.78 亿（2002 年）。伊斯兰世界拥有各类自然资源，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属优势资源，关乎世界经济运行。伊斯兰世界占据国际商贸和交通要道，拥有一定市场潜力，触发大国角逐。因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不尽合理，加之自身原因，伊斯兰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属于弱势群体。据伊斯兰会议组织（OIC）秘书处统计，2002 年，57 国 GDP 总额约 16,000 亿美元，占当年全球 GDP 的 4.7%，进出口总额约 9800 亿美元，占当年全球

贸易额的 6%（包括商品和服务贸易）。^{〔2〕}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大多数伊斯兰国家事实上被“边缘化”。

伊斯兰世界的主要意识形态是伊斯兰教。它程度不同地影响着各国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发展与各领域对外交往。绝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实行世俗政治，但社会生活并不完全世俗化；极少数伊斯兰国家实行政教合一统治，但推动世俗化的社会力量在积聚。在伊斯兰国家中，民众政治情绪与政府政策取向有诸多不同。伊斯兰教义教规，在规范穆斯林某些行为时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为伊斯兰社会迈向现代化构成制约。穆斯林渴望世界充满和平、正义、公允。但当他们感到世界不公平时，可让整个

世界不安宁，特别是让西方不安宁。他们认为，是西方造成世界不公平。

伊斯兰世界内部发展失衡。据同上统计，沙特、土耳其、印尼、马来西亚、伊朗、尼日利亚、巴基斯坦、伊拉克、埃及、阿尔及利亚等10个地区大国的GDP总额约12,000亿美元，进出口总额约6,200亿美元，分别占伊斯兰世界的75%和63%。而另外47国的总财富比不上花旗银行财团，GDP总额比不上通用电气公司，它们欠长期外债6,209亿美元，超出它们年GDP总额的50%，无力偿还，在发展道路上背上重负。

伊斯兰世界贫富鸿沟很大，成为各国之间利益冲突和分化、重组的诱因之一。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六国加文莱的人均收入，已超过某些发达国家，其中卡塔尔人均收入超过30,000美元，属世界最富有国家之一。与此同时，联合国划定的49个最不发达国家中，伊斯兰国家占了22个，另有7个伊斯兰国家因经济倒退已接近最不发达国家的主要指标。

伊斯兰世界生存与发展环境日趋恶化。森林和植被面积锐减，沙漠化和戈壁化面积扩大，水资源短缺，多数河流与湖泊被污染。有2/3的伊斯兰国家粮食无法自给，同时也难解决多数人民的就业、受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险等问题。绝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分别或同时被边界争端、资源纠纷、部族摩擦、教派矛盾、战乱、瘟疫、极端主义、分离主义、恐怖主义所困扰，出现数千万难民。部分穆斯林对本国和伊斯兰世界失去信心，通过合法或非法途径移居或滞留世界各地。

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后，美国将伊斯兰世界列为“改造”对象，重点是“大中东”地区。美一方面继续以军事手段“反恐”，维持在阿富汗、中亚、伊拉克、海湾的军事存在，一方面通过伙伴关系、经济援助、自由贸易区、文化交流、卫星节目覆盖、教育普及、妇女人权等计划，企图推展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和社会世俗化，在牢控石油资源、战略通道和最大市场份额的前提下，铲除滋生“极端思潮”和“恐怖主义”的宗教土壤和社会温床。美矛头直指伊斯兰教，旨在让伊斯兰教丧失

对穆斯林的精神控制。美不这样说，但在这样做。美与伊斯兰世界矛盾的实质是：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掠夺与反掠夺，剥削与反剥削。

二、动荡、分化、重组 是当今伊斯兰世界的基本特征

伊斯兰世界动荡不安，是世界范围内“三个局部”现象的重灾区。^[3]动荡反映在多层面，包括经济危机、政变、战乱、部族与教派冲突、恐怖主义蔓延等。近一、两年，半数伊斯兰国家处于经济危机中，民众不满；毛里塔尼亚、几内亚比绍、科特迪瓦、科摩罗等一批国家发生政变；伊拉克、巴勒斯坦、阿富汗等仍是动荡热点；索马里、尼日利亚、苏丹等国仍有战乱；伊朗与阿联酋、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土耳其与叙利亚等一批领土纠纷，形成区域性影响；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摩洛哥、沙特等国接连发生恐怖事件，威胁社会稳定；中亚、克什米尔、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等地“三股势力”^[4]活跃，与车臣、“东突”等域外“三股势力”相互策应；什叶与逊尼两派之争、库尔德独立运动、毒品生产与运输、难民潮等跨国问题，困扰一批国家。

伊斯兰世界动荡有因：（1）贫富矛盾。既表现在国与国间，又表现在各国内部各阶层间。大多数穷国希冀共同发展，同少数富国为富不仁形成矛盾。各国内部贫富差距，程度不同地演化为阶级和社会矛盾。（2）民族与部族矛盾。阿拉伯民族与波斯、突厥、库尔德及非洲一些民族均有矛盾。阿拉伯与非阿拉伯民族内部均有部族矛盾。矛盾焦点是对资源和生存空间的争夺。（3）教派矛盾。什叶与逊尼两派积怨久远，二者又与其他分支教派存有芥蒂。症结是谁有资格代表伊斯兰教的发展方向。（4）世俗主义与原教旨主义间的矛盾。在世俗或政教合一政权统治下，均有表现。掌权一方力量虽大，但难题缠身，处于守势；夺权一方在得手前无须为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分心，基本上没有经济和社会负担，处于攻势。此外，两类国家之间的矛盾亦突出。（5）伊斯兰世界与外部世界的

矛盾。依矛盾尖锐程度可排序为：同美国和以色列的矛盾，同西方世界的矛盾，同其他大国的矛盾，同其他宗教的矛盾，同无神论政权的矛盾等。

上述矛盾中，内部矛盾是动荡的根据，外部矛盾是动荡的条件。资源分布不均、发展失衡、贫富悬殊、生存环境各异、所面临的内外挑战不一，导致伊斯兰国家利益诉求不断生变，阵营分化明显，力量重组加快。在如何应对全球化趋势和美式“改造”压力的问题上，伊斯兰大国的政策走向具有全局性影响。这些大国中，有地缘政治大国，如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尼；有资源大国，如伊拉克、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还有集宗教影响和资源于一身的大国，如沙特、伊朗。从形势演变看，伊斯兰世界的分化与重组主要围绕大国展开：

(1) 贫富阵营分化并重组。埃及、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穷国，一面强化与美欧之间的关系，发挥自身地缘政治作用，一面推动穷国间利益组合，形成伊斯兰8国集团、伊斯兰经合组织等全方位合作框架，抵御沙特宗教影响，集体索取无附加条件的财援，将沙特王室置于尴尬境地。这是因为沙特在向伊斯兰国家提供金钱援助时，往往附带宗教要求，企图对众多国家施加宗教影响；而一旦众穷国不向沙特王室请求财援，或拒绝宗教附加条件，沙特王室则顿生失落感和孤立感，产生有钱使不出或花不掉的苦恼。这种局面在冷战结束初期曾经出现，与当时全球范围的“民主化”浪潮冲击伊斯兰世界直接相关。与此同时，海湾合作委员会诸小富国，既看重贫穷大国的合纵连横能量，又不满沙特的盟主做派，故左右逢源。一大批小穷国意识到孤身向富国乞援无望，纷纷加入以贫穷大国为核心的政治、经济组合。

(2) 激进国家阵营分化明显，利益取向多变，难形成合力，有的国家甚至抉择新组合。阿富汗、伊拉克改朝换代，使激进国家实力大削。阿富汗挫败“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残余势力的武力干扰，成功举行大选。人民选择卡尔扎伊担任总统，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伊拉克临时政府以一种与萨达姆统治时期完全相反的政治面貌，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其致力于民主大选的努力，得到绝大多数伊斯

兰国家的支持。利比亚政策大转向，打破了与美欧发展关系的坚冰，改善了同邻国和多数阿拉伯国家间的关系，但被伊朗、叙利亚视为防范对象。也门、苏丹基本放弃激进政策，与伊（朗）、叙间的“共同语言”骤减，更无战略协调，转而加入众穷国的经济合作组合。伊（朗）、叙间围绕中东和平进程、黎巴嫩问题和对美关系，龃龉增多。

(3) 亲美阵营内耗缓解，客观上巩固了伊拉克战争后的亲美新组合，加大了对原教旨主义国家和激进国家的战略压力。少数亲美国家之间基于种族和历史原因，仍存有隔阂，但多数亲美国家间的利益契合点多于分歧点。目前，它们既面临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构成的现实威胁，也面临民间反美情绪牵制，因此，在打击前者、安抚后者问题上，有联手合作、互相借鉴的长期需要。埃及、约旦、突尼斯、摩洛哥、伊拉克、土耳其、阿富汗、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等国，在阿盟、“亚信”^[5]等框架下及双边关系范畴内，达成多领域合作打击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协议或共识。从政府层面看，亲美阵营扩大系牵涉全局的分化组合，客观上为美“改造”伊斯兰世界提供了更多突破口。

从2004年国际形势特征看，美国企图“改造”伊斯兰世界，是伊拉克战争结束以来国际战略态势中的一个新走向。一些事实已经证明，美国在企图“改造”伊斯兰世界的努力中遇到麻烦，无论是在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还是在南亚、中亚、东南亚、非洲；无论是“反恐”，堵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还是推行政治“民主化”和自由贸易区，都不顺利。这是因为：美国傲慢的种族优越感、文明优越感以及价值观优越感，挫伤了伊斯兰国家和广大穆斯林的历史和文化自尊。还因为：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旨在把侵略者赶出去的武装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剥削和掠夺，哪里就有反对剥削和掠夺的不合作运动。在美国遇到的这些麻烦中，有些是阶段性的和暂时性的现象，表明美国仍然有机可乘，随着时间推移，可能会在某些领域和某些国家有所得手；有些则是

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将继续对美国维持独超霸主地位的全球战略构成牵制。

三、伊斯兰世界仍在发挥独特战略作用

伊斯兰世界虽然正在经历动荡、分化、重组,但仍在世界格局转换过程中发挥独特战略作用,主要表现在:(1)伊斯兰世界可以对世界经济的兴与衰产生关键影响。虽然伊斯兰世界目前在全球GDP和贸易额中的比重不大,但由于拥有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多种战略资源,其在资源利用与输出领域内的任何重大经济外交走向,都会刺激或制约某一经济区域、某一经济集团或某些国家的发展,甚至是经济生存。(2)伊斯兰世界是发展中国家群体中最敢于对现行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不公正、不合理规则进行反抗或发起挑战的力量。一些伊斯兰国家虽然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但没有放弃斗争,既令西方世界感到恐惧,又迫使主要西方强国不得不在长时期内投入大量经济、军事、外交资源来应对这些国家对霸权秩序的反抗。(3)伊斯兰世界的分化与力量重组,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分化与力量重组,直接影响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的消长。这将对世界格局转换和多极化时代的或早或晚出现,产生加速或迟滞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伊斯兰世界的前途与命运,关乎全人类的前途与命运。

尽管美国一超地位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无人取代,但多种力量的发展与壮大也是美国难以阻遏的。伊斯兰世界构成“多种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超与多种力量的并存,构成了当今世界格局。它反映了一超与多种力量间的不均衡发展,是多极格局的必经阶段。纵观历史,自民族国家出现以来,世界从未出现过格局空白。“一超”出现,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系客观事实。“多种力量”与“一超”并存,也是客观事实。“多种力量”与“多强”涵义不同。若出现“一超多强”态势,则意味多极化初级阶段的到来。虽然世界正在孕育“多强”,但毕竟尚未产生足以触发多极化战略效应的“多强”。因此,20世纪90年代初认

定世界格局为“一超多强”,说服力不足。“多种力量”间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有的力量相对强,有的力量相对弱,但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多种力量”中,有国家实体(如亲美国家、反美国家、中立国家等),也有非国家实体(如“基地”组织和各种形态的“三股势力”、全球性国际组织、区域一体化组织、跨国公司等),有的与“一超”间的利益切合点较多,有的较少,有的则与“一超”形成利益冲突;“一超”与“多种力量”中“多数”间的关系是,既有矛盾,又有合作,即彼此竞争,又相互借重;“一超”与“多种力量”中“少数”间的关系是,价值观和利益取向的冲突与对抗;“一超”与“多种力量”间,互有长短,“一超”优势多,“多种力量”优势少,但谁也吃不掉谁;“一超”与“多种力量”间,无论合作或冲突,均构成彼此牵制,至于谁对谁的制约力更大,因事、因时、因领域而异。如上特点,是“一超与多种力量并存格局”的客观写照。而伊斯兰世界无论是动荡、分化、重组,还是稳定、团结、发展、繁荣,都将构成“一超与多种力量并存格局”的重要基础。

四、伊斯兰世界的变革及未来走向

在文明进化和多重矛盾作用下,在内外因挤压下,伊斯兰世界正经历深刻变革:(一)国家关系出现变革。各国间发展或处理关系的理念和准则,与国际法接轨,甚至出现完善国际法理体系的外交及法律努力。埃及、马来西亚、印尼、土耳其、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约旦等国政府和法律界,积极呼吁现行国际法法规体系和理论体系“充实新内容”,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法院“发挥匡扶正义的作用”。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时期以来素被尊崇的民族认同、宗教情结等因素,已难阻挡各国接受国际法约束。国际法和联合国被大多数伊斯兰国家视为实现或捍卫自身利益的依赖之一。(二)民主化思潮及运动,向社会各层面渗透,对各国内政与外交产生影响。伊斯兰世界大范围的民主化运动,源自冷战终结。而民主化思潮的发端,可追溯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民主化思潮曾激励伊斯兰世界各国人民英勇开展反帝反殖斗争,一时成为唤起民众、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道义依据。在绝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取得独立后,民主化思潮继而受到泛伊斯兰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冲击。然而,自伊斯兰世界步入21世纪以来,民主化思潮及运动得到复苏。民主化的动力来自人民。相当数量的穆斯林虽然拒绝西方模式,但渴望通过民主来实现各方面的权益。土耳其的民主制度与实践,形成一定传播范围。伊朗人民两度选举哈塔米为总统,系民主渴望之表露。近年来,阿拉伯国家知识阶层民主呼声日高,唤起社会共鸣。各国政府,面对人民要求,不再动用强力加以阻遏,而是以迈向民主化的过渡措施来缓冲。

(三) 经济模式发生变革。尽管伊斯兰国家发展水平不一,但多数走上市场经济和私有化道路,余者启动或开展了经济改革。部落经济或国有经济不再居支配地位。“混合经济”成为经济改革对象。市场经济理论、规律及原则,几乎被所有的伊斯兰国家所接受。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伊斯兰国家,源自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开始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四) 宗教、文化、社会领域出现变革性力量。“9·11”事件后,宗教改革思潮应运而生。不但埃及开罗大学、约旦哈西姆大学、贝鲁特阿拉伯大学、土耳其安卡拉大学这样的综合性学府成为呼吁宗教改革的策源地,就是宗教色彩十分浓重的埃及爱兹哈尔大学、伊朗库姆神学院、巴基斯坦国际伊斯兰大学这样的宗教摇篮,也有伊斯兰教法学界的知名学者主张宗教改革。从伊斯兰教派层面看,无论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均出现“改革学派”,都主张“文明对话”或“文明和谐”,呼吁打造文化宽容环境。伊斯兰世界青年一代的大多数,愿接触多种文化。在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宗教力量难以封杀民众对世俗化生活的追求。

纵观如上,争取政教分离基础上的全面世俗化,是各类变革的核心,是伊斯兰世界的未来走向。全面世俗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的世俗化。无论看力量对比,还是看人民诉求,走向世俗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势必

推动伊斯兰世界面貌的大改变。土耳其、阿尔巴尼亚、阿塞拜疆和中亚诸国,早已全面世俗化。阿富汗、伊拉克正向全面世俗化过渡。从现状看,绝大多数伊斯兰国家不但在政治上实现了世俗化,且在其他领域部分实现了世俗化。即使像沙特、伊朗这样的原教旨主义堡垒,也难置身其外。沙特王室对民众进行原教旨主义约束,自身却享受世俗化生活,难以服众。伊朗曾历经全面世俗化,当今达官和富人阶层沉溺于世俗化生活,民众开始效仿,国家孕育变革。

伊斯兰世界迈向世俗化的各种征兆,引起外部大国的关注。它们纷纷调整对伊斯兰世界的政策。美国侧重对伊斯兰世界进行诱压,企图引发一些伊斯兰国家发生剧变。欧盟各大国、俄罗斯、日本等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对伊斯兰世界迈向世俗化的某些变革适当加以鼓励,以确保它们经长期构建而形成的既得利益。囿于无法与美国独超实力地位与影响相抗衡,其他大国被迫调整在伊斯兰世界的“势力范围”。然而,多边与单边主义间的矛盾无法调和,诸大国均不愿将伊斯兰世界拱手让予美国,因而改变角逐方略,注意避开美国锋芒,着眼于巧妙利用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矛盾,争取利益共赢。

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历经深刻反思,认识到美国独超地位难以撼动,并感悟到伊斯兰世界之外的大国、强国、富国不会放弃对这一广袤地带的角逐。因此,它们的政策着重点移向“借势发展”,徐图坐大,在大、强、富角逐中多方谋利。这方面,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印尼、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的政策走向具代表性。

沙特为维系其GCC盟主地位和对伊斯兰世界的宗教影响,一方面企图引诱伊拉克重返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允诺为伊重建注入资金,“友善呼吁”伊斯兰世界各国“看管好”自然资源,防范“异教国家”控制这些资源的“贪婪举措”,^[6]另一方面以一大片小穷国为争取目标,允诺增加赠款,暂时收回一些与赠款捆绑在一起的宗教要求,旨在挫败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规劝小国阻拦宗教渗透的努力,并择机在伊斯兰

世界和域外大国、强国之间交替使用合纵或连横手段,拖延政治、宗教和社会改革,旨在从离间各方中获得喘息。伊朗宗教决策层同样致力于发挥对伊斯兰世界什叶派穆斯林的制度榜样和信仰示范作用,但在维系宗教影响的方略上有别于沙特,主要表现在放弃“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国家政策,但不反对宗教机构和组织的对外活动加以限制,同时不制止哈塔米政权对外推行“文明对话”与“文明和谐”政策。这一方面是因为伊朗面临的外部战略压力比沙特大,另一方面是因为宗教决策层尚不能断然违背民意、废黜奉行改革政策的哈塔米政权。然而,从战略全局和总趋势看,伊斯兰世界大、强、富、小、弱、穷间的纵横捭阖,日益印证宗教变革和世俗化进程难以阻挡,已经构成世界大变革的组成部分。

注 释:

[1] 57个伊斯兰国家是: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贝宁、文莱、布基

纳法索、喀麦隆、乍得、科摩罗、埃及、加蓬、吉布提、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印尼、伊朗、伊拉克、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黎巴嫩、利比亚、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苏里南、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多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阿联酋、乌兹别克斯坦、也门、科特迪瓦。

[2] <http://www.oic-oci.org/>

[3] “三个局部”与“三个总体”一道,构成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全球战略态势的基本看法,即: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总体缓和,局部紧张。

[4] 指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离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

[5] “亚信”是“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大会”(CONFERENCE ON COOPERATION AND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IN ASIA)的简称。它是欧亚大陆跨区域政府间论坛。1996年由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倡议成立,得到埃及、伊朗、土耳其、阿富汗、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巴勒斯坦、印度、以色列、俄罗斯、中国等国的响应。从倡议之初至今,“亚信”举行了数次外长会议和首脑峰会。

[6] “Sultan Urges Islamic World Safeguarding Natural Resources”, by Mohammed Alkhereiji, Arab News Staff, JEDDAH, Tuesday, 14, Sept, 2004, ArabNews

(上接第50页)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其职责与民族忠诚之间确立最佳平衡点,且不同国家的领导人有着不同的外交理念和政策偏好。上述弊端在欧盟内部已经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新通过的欧盟宪法规定,欧盟将设立理事会主席一职,取代现行的半年轮值主席国制度,任期二年半。这有望使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在政策连续性和政策效率方面得到改进。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演进,尽管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在法律基础、决策机制等方面的完善程度有较大的提升,但事实是,该政策领域仍然停留在政府间的水平上,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空心”性质。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形成需要时间和历史性的契机。

从长远看,欧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经济一体化是欧洲国家发展的历史必然和主流趋势。尽管这是一个艰难、曲折和漫长的过程,但欧盟必将克服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一体化的困难和障碍,最

终将建设成一个超国家性质的政治、经济、安全统一实体,成为世界战略格局中独立的一极。

注 释:

[1] Fraser Cameron, “Building a Common Foreign Policy: Do Institutions Matter?”, John Peterson and Helene Sjursen (eds), *A Common Foreign Policy for Europe? Competing Visions of the CFSP*, London: Routledge, 1998, p. 36., 转引自陈志瑞:“试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布鲁塞尔化’”,《欧洲》,2001年第6期,第58页。

[2]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般指瑞典、挪威和丹麦,通常也包括芬兰和冰岛,本文主要指欧盟成员国瑞典、丹麦和芬兰。

[3] John McCormick, *Understanding the European Union: a concise introduction*, New York: Palgrave, 2002, p. 201.

[4] 冯仲平:“欧盟制宪远未达到‘欧洲合众国’”,<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85/>

[5] 火正德:“对欧美关系的若干思考”,《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二期,第53页。

[6] 美国国防部长威廉·柯恩1999年12月6日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的文章,转引自张业亮“当前欧盟防务联合的进展与前景”,《欧洲》,2001年第1期,第62页。

[7] “彼得斯伯格任务”(Petersberg tasks)主要包括3个方面:人道主义和救援任务;维和任务;危机处理过程中的战斗部队的任务,其中包括创造和平的任务。

PRÉCIS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Islamic World and Trends for Its Future Development

The Islamic worl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Whether the Islamic world is stable closely relates to pea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At present, the Islamic world is confronted with the double pressur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Americanized "reform", which a majority of the countries feel difficult to adapt to or resist. Thus, the process of turbulence, disinteg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s sped up. Although faced with many restrictions,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social secularization, cultural tolerance and pluralism of values cannot be stopped, instead they will eventually constitute the trends of the future. The Islamic world is a huge group which plays the unique strategic role in the world economy and politics.

Bush's China Policy in His Second Term

China did not become a topic for debate in the 2004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hich shows that the US Republican and Democratic Parties have reached a consensus on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at Sino-US relations become increasingly mature. In his second term, Bush will continue to pursue "constructive relations" with China which is now carrying out reforms, and put China in the list of countries which are neither enemies nor friends, and at the same time regard China as a "potential rival". In the upcoming years, Sino-US relations will face tests of possible peace or wars launched by the US against Iran and North Korea, and possible peace or war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rends for the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Election

Bush was reelected. The Republican Party has controlled the White House and taken a majority of seats in the Senat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state governments and congresses. This rare advantage will help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implement tougher foreign policy. The trends for the US foreign policy in Bush's second term will have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Six-Party Talk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Building A Multilateral Security Mechanism in Northeast Asia

The six-party talks, which took shape in 2003, are a mode of multilateral meeting. The six-party mechanism has potential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If the DPRK nuclear crisis could be successfully resolved through the process of six-party talks, it is possible for a certain security mechanism to come into being, which could help resolve other security issues in Northeast Asia. How possible it is to build a multilateral security mechanism in Northeast Asia depends to a great extent on the results of the six-party talks.